

良相， 不要走



碧晴

著



BI QING
WORKS

《施主快醒醒》
2011 碧晴
萌动力作

且看一代良相
如何将萌徒打造成

★第一女相★

传说中的新任丞相
貌丑无比，食大如牛，
难登大雅之堂！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我和我的师父
都惊呆了！



喂，等一下，
我不就是这新上任的女丞相吗？

014034435

I247.57
3319

良相 不要走



I247.57

3319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北航

C171469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良相, 不要走 / 碧晴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399-5115-7

I. ①良… II. ①碧…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6894号

书 名 良相, 不要走

作 者 碧 晴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石 颖 王红依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王红依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115-7

定 价 26.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上 卷】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001

第1章 扶家有女初为相 【002】

第2章 我如星辰君如月 【027】

第3章 直道相思了无益 【050】

第4章 多情只有春庭月 【078】

第5章 花如解语应惆怅 【099】

第6章 今宵与君别梦寒 【130】

第7章 生死契阔情难死 【153】



目录



【下 卷】陌上花开，君可缓缓归矣/173

第8章 谁念西风独自凉 【174】

第9章 金枝委地无人拾 【200】

第10章 石破天惊旧梦断 【219】

第11章 几回魂梦与君同 【234】

第12章 醉卧沙场君莫笑 【253】

尾声 清风聚散空回首 【269】

【番外一】地老天荒二十问/278

【番外二】爱若沧海遗珠/284



【上卷】

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



第1章 扶家有女初为相

近来，帝都流言四起。

其内容大都与一人有关，那便是本朝新任丞相——扶嫣。

新相上任本不足为奇，奇便奇在这扶嫣是个女子。自许国立国百余年来，还不曾有过女相的先例。何况，她的衣钵之师乃是名动天下的一代良相——姜誉。于是，此事便成了街头巷尾的热议焦点，百姓茶余饭后的首选谈资。

有人说：“师父是个风神朗润、翩若谪仙的佳公子，怎料徒弟却貌若无盐，丑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扶嫣不满十岁便生生吓死了一头牛，真是作孽呀！若是往后有外邦使臣前来朝贡，见我朝丞相竟是个此等丑女，未免有损国威，有辱斯文！”

有人说：“长得丑算什么，最吓人的是那扶嫣日进斗食，一顿能吃一桶饭！姜大人为了养活这个不争气的徒弟，夙兴夜寐，早已积劳成疾。她却不知体谅师父，克制食欲，如今姜大人年纪轻轻便告老还乡了，我许国白白损失了股肱之才，委实可惜！”

还有人补充道：“不止这些。我还听说呀，扶嫣曾在朝堂之上当众调戏当今皇上，竟还色胆包天扒了皇上的龙袍，欲行非礼！难怪她上任之后，皇上接连数日未上早朝，想来是心有余悸。她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却连那一人都不放过。你们说说，这满朝才俊文武百官，还有哪个能逃得过她的手掌心？”

“那倒未必。”有人摇头反驳，“依我所见，放眼天下，还有一人能治得了她。”

众人齐声问：“那是谁？”

“自然是她师父姜大人了。你们想啊，姜大人的确是出了名的俊，可那扶嫣就算再怎么饥渴、再怎么如狼似虎，也决计不敢打自己师父的主意吧。这可是有

违伦常，要受千秋万世之口诛笔伐！看得见，吃不着，其实她也不容易呀！”

众人哄笑不止。

总而言之，凡此种种怪力乱神的流言甚嚣尘上。一时间，人人谈“扶”色变。

小喜子与我说这些时，笑得花枝乱颤前仰后合，引得过路宫人频频侧目。

我捏紧手中的笏板，表面很淡定，内心很忧伤——那传说中的扶嫣，正是区区不才小女子我。

我斜眼瞟他一眼，道：“小喜子，扶大人平日里待你如何？”

小喜子不假思索地道：“自是极好的！扶大人简直比奴才的亲姐姐还要亲！”

“那你应该笑吗？”

“大人恕罪，奴才知错了！”他立马收敛嬉笑之色，狗腿地赔笑道，“其实这些不过是市井小民闲来无事乱嚼舌根，扶大人根本无须放在心上。若大人为此烦恼，不如启禀皇上，好让小喜子带人去将那些造谣之人通通拿下，发配边疆，永不超生！”

启禀皇上？我暗自腹诽，就裴少卿那毒舌刻薄的性子，要是教他知道了这些，还不知该怎么嘲笑我。

那么我就抬头望了望天边瑰丽的朝霞，摆出大度的模样，摇手道：“不必不必。所谓饱暖方可思外物，许国百姓能有此闲情雅致议论朝廷命官，想来是饱食暖衣、富足安乐，本相身为父母官，委实……甚感欣慰！”

小喜子忙附和道：“扶大人果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大人有大量！”

从宣武门到御书房，所需不过是区区一炷香的工夫，这条路我也走过千次万次，却从未觉得如今日这般漫长遥远。三月的帝都草长莺飞，年华暗换。晨风拂面，掠过几许若有似无的清香。可我的心情却不如这般晴好，怎么都有些沉甸甸的。

此事说来话长。

其实这丞相之位本不是我的，而是我师父姜誉的。只不过由于师父近来身体日渐虚弱，不宜再为朝事操劳，这才由我这个不成材的徒弟顶上。

自十八岁入仕以来，师父便为国事尽心尽力，为百姓鞠躬尽瘁。五年前，他受命先帝遗诏出任丞相一职，辅佐新帝登基，成为许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丞相。在他任上，大力推行新政，革除积弊，使得许国社稷安定，天下大治。世人赞他上比周公、下比孔明，乃是旷古难求的一代良相。

然而，也正是在那时，师父因操劳过度而大病了一场，自此落下病根，身体一日不如一日。终于再难支撑大局，于五日前辞官归隐。

姜相隐退，百姓纷纷喟叹可惜。至于丞相一职由谁接任这个问题，曾在朝中

引发过一场激烈的唇枪舌剑。以国师王旭尧为首的外戚党极力主张由当今太后的亲弟弟王子琪接任丞相，外戚党在朝中横行多年，惹得不少老臣敢怒而不敢言，此番提议，自然是遭到了强烈反对。偏偏当今圣上裴少卿对朝政不甚上心，一时间相位虚悬，难以抉择。

最终，师父一道奏折，奏请由我接任相位。

我虽从小跟随师父，对朝政之事耳濡目染，却从未任过一官半职，一步登天原本万万不妥。师父绝不是拿天下大事开玩笑的人，兴许是另有打算也未可知。但裴少卿那厮与我自幼相识，素来不怎么对盘，不知这回他吃错了什么药，竟欣然同意。

此事遂尘埃落定。

我自幼孤苦无依，幸得师父收留，非但将我抚养成人，还教我读书识字，教我治国御人。其实，只要能让他高兴，便是赴汤蹈火、粉身碎骨我也甘愿，更别提是出任丞相。可我哪里知道，我的苦逼人生却也自此揭开了序幕。

我上任三日，裴少卿便罢朝三日，总是借口“偶感风寒、龙体违和”。三日来，我领着文武百官在九龙殿外苦苦等候，从天不亮等到晌午，每每等来的都是小喜子的一句话——传皇上口谕，今日不上早朝，各位爱卿该干吗干吗去吧！

人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既然身为丞相，怎么说我也得关心一下那位“偶感风寒、龙体违和”的圣上。于是，我便打算在今日早朝之前亲自跑一趟御书房，看看裴少卿究竟在玩什么把戏。

从宣武门到御书房，御花园是必经之路。

孰料，前脚将将踏入御花园，我便听见一阵酥骨撩人的靡靡之音随风传来。

我浑身一哆嗦，抬眼便望见不远处的凉亭里，裴少卿正无比惬意地斜倚在湘妃榻上，听个小曲儿，左搂右抱，一脸销魂。

我瞥了瞥小喜子：“小喜子，皇上这是偶感风寒、龙体违和？”

小喜子看看裴少卿，复看看我，垂下脑袋笑得很是尴尬：“皇、皇上是这么说的。”言下之意与他无关。

我轻捏眉心，道：“罢了，你且去通报。”小喜子道了声是，一溜烟地跑过去通报。

只见裴少卿凤眸微挑，露出几许惊诧的神色，继而眼皮一掀，向我投来似笑非笑的目光。最终，轻轻一点头。小喜子迅速站起来，气势十足道：“传扶大人觐见。”

我扶了扶官帽，端着笏板走到他面前，跪下，恭声道：“微臣扶嫣参见皇上。”

沉默良久。

我疑惑，莫不成那小子当真患了耳疾？遂又加大音量重复道：“微臣扶嫣参

见皇上！”

良久之后，一双描金绣凤的龙靴赫然出现在眼前，听得裴少卿不冷不热道：“朕的耳朵没聋。起来吧。”

我呸，真会耍威风！

我默默地在心里对他比了个中指，讪讪地爬起来，垂眸道：“微臣听闻皇上连日来感染风寒、龙体违和，特意前来向皇上问安。皇上既然抱恙，理应好生歇息才是，万万不可在此吹风受凉，更不可……”我看了一眼那些美人，故意用力咳了咳，没说下去。

那厮似是轻轻笑了一声：“扶爱卿啊……抬起头来跟朕说话。”

“微臣不敢逼视龙颜。”

“你是不敢，还是不愿？”

我把头埋得更低：“皇上，君臣有别，微臣不敢造次。”

“是吗？可朕偏要你看朕说话，你不敢造次，却敢违抗圣旨，嗯？”

“微臣不是这个意思……”我话未说完，一只白皙如玉的骚包手便抢先伸了过来，同时携来一股淡淡的龙涎香味。他轻轻地抬起我的下巴，那张欠揍的俊脸放大了数倍，瞬间出现在我的视线里。

裴少卿顺势将我扶起来，一把拉近跟前，迫我与他对视。他居高临下地睨着我，狭长的凤眸之中流光溢彩，隐约藏着几分锐利的笑意。

靠得这么近，彼此呼吸相闻。他湿热的气息肆意喷洒在我的鼻尖嘴角，如春风吹起野火燎原，惹得我阵阵战栗。

我顿觉脸颊发烫、心跳加速，双腿不由得一软，险些扑倒在他身上，奈何面上还要强装镇定道：“皇、皇上……请自重！”

“自重？”他轻声笑了笑，反问道，“这里又不是九龙殿，朕自重给谁看？”

我自然知道裴少卿是故意要与我为难。回想从前，他是何等阳光开朗的少年，不知怎的便残成了如今这模样。

要说起我与他的梁子，当真是由来已久。

犹记得十二岁那年，师父初升吏部尚书，公务日渐繁重，遂安排我入国子监学习。

彼时裴少卿仍在太子之位，他自幼聪慧过人，不满五岁便能熟诵武经七书。我与他同案一年，深受了他的“照顾”。他非但借我抄作业，还在我答不上夫子的问题时偷偷给我提示，偶尔也会替我罚抄。日子久了，我俩便培养出了深厚的“患难交情”。

后来有一次，他偷偷带了些燕国进贡的葡萄酒来与我分食。我酒量不佳却很贪杯，不一会儿便醉了。迷糊间，我只觉得身下一空，似是有人将我抱了起

来。

四月的风暖意熏人，国子监内桃树缤纷，花影重重，粉色的桃花翩跹而落。我迷蒙地仰起头，却忽然被什么东西夺去了呼吸，唇上蓦地湿热一片。那气息有些熟悉，略带几分葡萄酒的甘甜醇美，却比葡萄酒更加醉人，只是一瞬便又悄然离去。

我伸手抚了抚唇，仿佛被猫爪挠了心，恼得厉害，却又不知该如何纾解，口口声声唤的都是“师父”。

那人的身子微微一僵，却是加紧臂力将我拥得更紧，我被憋得头晕脑涨，使劲捶打他的胸膛。结果不知怎的脚下一滑，两人一起滚到了地上扭打成一团。

正当我威猛地将那人的外袍撕下时，只听“吱呀”一声，殿门被人推开。

我看了看瞠目结舌的夫子和神情微妙的同学，复低头看了看被我骑在身下的裴少卿。彼时他双颊绯红、神色羞恼，衣衫凌乱不堪，隐约可见美如白玉的胸膛。

我浑身一个激灵，立马就清醒了，脑中只剩下一个念头：乖乖，这事可千万不能让师父知道！

但俗话说，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此事很快便不脛而走，迅速传遍朝堂上下。人人皆道姜誉的徒弟兽性大发，竟在国子监内意欲非礼太子殿下。好在师父对此反应淡淡，只是叮嘱了我几句诸如“不可胡闹”之类的话。

然而，自此以后，裴少卿却是将我视若死敌，每每见到我都是一副阴阳怪气的模样。我想，调戏天子、强扒龙袍的传闻，大约也是由此而来。

虽说我扫了他身为太子的颜面，但也不能完全怨我。裴少卿明知我酒量很差，酒品更差，却偏要拿酒给我喝，出了这等事也只能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话不是这么说。”我沉下脸，正色道，“皇上贵为九五之尊，受万民景仰，理应为万民表率，圣贤有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皇上宜时时自省自身，怎可耽于女色而荒废朝政呢？”

他笑道：“啧啧，爱卿跟了姜誉那么多年，旁的没学会，净学了些迂腐古板的大道理。是他教徒无方，还是你朽木不可雕？”

说我可以，但不可说我师父。

我忍住心头不满，好言道：“师父受命先帝，辅佐皇上尽心尽力，是清正廉洁而非迂腐古板。微臣虽是朽木，但身为一国之相，理应上达天听、下理万民，直言劝谏乃是微臣分内之事。皇上已至弱冠之年，是时候将选后纳妃提上议程了。所谓家不齐则国不治，国不治则天下不平，必将貽害无穷啊！”

他替我扶好官帽，温热的指尖轻轻擦过我的脸颊，似真似假道：“既然如此，不如朕将后宫交由扶爱卿打理，如何？”

我面上一热，不自在地扭了扭身子：“皇、皇上说笑了……”

“君无戏言。”

等等，怎么不像开玩笑？

我忙道：“此事万万不可。”

“有何不可？”

“呃，祖宗……那个有训，后宫不得干政。微臣、微臣要替皇上打理天下，怎可再插手后宫？”我硬着头皮道，“再者说，百行孝为先。师父将我抚养长大，如今他身体抱恙，微臣理应侍奉左右，以尽孝道才是，还不、不想成家……”

“你是不愿成家，还是不愿跟朕成家？”裴少卿意味不明地勾了勾唇，道，“扶爱卿啊，究竟哪一句才是你的真心话？”

额间青筋一阵乱跳，我终于忍无可忍，怒道：“姓裴的，你够了！”

“对了，这才是你。”他满意地将我松开，略一抬手，侍立一旁的美人便立刻如水蛇般缠上他。

虽在暖风三月，春寒却依旧袭人，那美人穿得甚是清凉，透过薄如蝉翼的衣衫，竟能隐约瞧见玲珑有致的身形。

简直……成何体统！

他拥着美人躺回湘妃榻上，半晌，才皮笑肉不笑地道：“朕就是喜欢看到你张牙舞爪、气急败坏的模样。温婉端举什么的，不适合你。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朕也累了，爱卿跪安吧。”

我强忍住将笏板砸他脸上的冲动，叩首，咬牙切齿道：“吾皇万岁万万岁！”

经一番闹腾之后，裴少卿还是没有上朝，只不过今日的借口变作了“心情欠佳、无心理政”。我闷闷不乐地踏上马车，怎么想怎么觉得我方才被那臭小子调戏了。

话说裴少卿平日里素来避我如蛇蝎，从不靠近我方圆一丈以内，更别提有何亲密的肢体接触。今日却平白无故说什么让我替他打理后宫，简直滑天下之大稽！

若是换成以前在国子监，我决计不会任他如此这般肆意妄为，非要撕他作业、烧他书本，然后再在他衣服上画上十只八只乌龟王八不可！

然而今非昔比，他是君我是臣，我须得谨记师父的叮嘱……我忍！

马车行得四平八稳，我闭目养神。三日之后便是师父二十八岁生辰，我决定要亲手缝一件衣袍作为贺礼送给他。

此事说易不易，说难倒也不难。师父自幼教我读书识字、琴棋书画，却独独不曾教过我刺绣女红。好在还有十天，我若是请熟练的绣娘来教我，应当来得

及。

我心下正当盘算着，忽闻马声长嘶——书斋到了。

师父归隐之后，于帝都闹中取静之处开了一间兴言书斋，每日在此抚琴种花、读书品茗，倒也乐得清闲自在。

春阳煦暖，透过树叶的缝隙在地上洒下一片斑驳重叠的光影。书斋后院，繁花缤纷，正当开得好。

师父着一袭浅蓝长袍，玉冠束发，质若初雪。他坐在花架下静静翻阅书册，娴雅之姿如芝兰玉树，似皓月当空。有风轻抚，点点花瓣翩跹而落，肆意点缀他的肩头。

“师父。”我唤他，快步走过去。

“嫣儿回来了。”他放下书册抬头望向我，眸温润，淡淡的微笑简直要将我的心融化了。

世人皆知，一代名相姜誉风华绝代，但凡见过他的人，无一不为他的风采所折服。而此刻，这样的笑容、这样的美好却只属于我一人。

小时候我最喜欢赖在师父怀里，听他读书抚琴。只要闻到属于他的气息，我便会莫名安心。可不知从何时起，师父与我渐渐疏远。男女有别的道理我明白，我也知道女孩子长大了便不该再与师父过从甚密。然而每思及此，我心里啊，难免空落落的，难受得很。

我想，师父总是希望看到我贤良淑德、温婉娴雅的模样，那么我就尽量保持淑女的形象，规矩地在他对面坐定，问道：“师父今日身子好些了吗？”

“好多了，嫣儿不用挂心。”师父掩口轻咳，脸色略显苍白。他替我斟了一杯清茶，温声道，“累吗？”

我摇头，道：“今日裴……皇上又没上朝。我以为他当真龙体抱恙，本想去御书房间安，谁知道竟看见他在御花园左搂右抱。”说完，我在心里补上一句：真是昏君！

他似乎早就料到，微笑道：“不用担心，明日他一定会上朝的。”

我不由得疑惑：“师父怎么知道？”

师父端起茶杯小啜一口，不紧不慢道：“皇上不过是想试探你罢了。眼下他的目的已然达成，明日自然会按时上朝。”

裴少卿是不是吃饱饭没事做？试探我做什么？我本想问个究竟，但见师父似乎不想再多谈，遂转移话题，试探道：“师父，今日皇上还对我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什么话？”

“皇上说，要让我替他打理、打理那个后宫……”

那端茶杯的手蓦然一滞，几滴茶水泼洒出来，落在白袍上晕开深深浅浅的一

片。

我忙掏出丝帕替他擦拭，他貌似不甚在意地摆手，转头看向我，目光比先前深沉了几分：“那，你怎么回答？”

我收回手，偷眼将他望了一眼，垂下脑袋道：“我说我要侍奉师父。”

师父似是怔了怔，抿唇一笑，道：“皇上可相信？”

“我说的是真心话，为何不信？皇上是这么说的……”我站起来，模仿裴少卿当时的神色语气道，“你是不愿成家，还是不愿跟朕成家？扶爱卿啊，究竟哪一句才是你的真心话？”

沉默片刻，他淡然道：“皇上跟你开玩笑的，不必当真。”

“徒儿知道。”我乖巧地点头，心里却说：裴少卿这哪是开玩笑，分明是调戏，调戏！

“虽说皇上并非你的良人，可姑娘大了总是要嫁人的，怎能一辈子跟着师父？”他拉着我坐到他身旁，伸手轻抚我额头，道，“这些年忙于政务，却误了你的终身大事，到底是师父的过错。如今你也十八岁了，是时候为你找个好人家了。”

已经不记得师父有多久没对我做过如此亲昵的举动了。我只觉得云开雾散，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草长莺飞，年华暗换……连这满园春色都为之黯然失色。

可是，被这样的一个人悉心地呵护照料了整整十八载，还教我怎么喜欢上别人？

我急道：“师父没错，我哪都不去，谁都不嫁。说好要陪伴师父一生一世的，师父不要赶我走！”

话音未落，只听得一个清婉的女声道：“扶相如此乖巧可人，姜大人怎么舍得将你赶走？”那厢医女沈涓手提红木食盒，莲步轻移，款款走来。

“下官见过扶相。”她向我施施然行礼，随即便自然而然地坐在师父身侧，取出药碗放到他面前，轻声道，“姜大人，药煎好了。”那望向师父的目光脉脉含情，如秋水潋潋，真真是我见犹怜。

师父道了声“多谢”，便端药喝了起来。

沈涓是太医院唯一的女官，师父的病一直都是她在医治照料。她的兄长沈洛是师父的门生，时任锦衣卫都指挥使。她比我虚长几岁，连先帝都赞她聪明灵慧，加之生得弱柳扶风、色如春晓，朝中暗恋她的青年才俊多如牛毛，可她偏偏谁都瞧不上。

不是有那句话吗？一个女子若是心里有了人，旁的人再好也是与她无关的。导致那些青年才俊与沈涓无关的原因，正是师父。

我看了看她，复看了看师父，心下顿时明了了几分，勉强笑道：“不过是师父与我的玩笑之话，沈太医不必当真。”

沈涓微笑道：“玩笑话也未必都是假的。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姜大人看着扶相长大，自然是希望扶相能有个好归宿。扶相若是看中谁家儿郎，不若直接告诉姜大人，他也好替你做主。”

她这番话说得温文和善，在我听来却分外扎耳。我与师父说话，有她这外人什么事？

我忍住心中不悦，平静道：“我初任丞相，自当以天下大事为重。天下未定，何以为家。说起来，沈太医今年已至双十年华，好像也没成家呢。治病救人固然重要，女儿家的终身大事更重要呀……”

沈涓忽地双颊微红，含羞带却的视线在我与师父间来回游动，一脸欲语还休的模样。

师父饮尽汤药，对沈涓笑道：“沈太医，有劳了。”

“举手之劳，何必言谢？”沈涓收拾好，作娇羞状，“姜大人，我与扶相差不了几岁，你若再称我‘沈太医’未免太过于生分，像哥哥一样叫我涓涓便好。”说话时，状似无意地轻碰师父的手，酡红的小脸如春红般娇艳欲滴。

这这这……这是赤裸裸的勾引！

“也好，”师父不动声色收回手，笑得甚是慈爱，道，“沈洛是我的学生，你既是他妹妹，我也算得上是你的长辈。”

言外之意很明确，沈涓如此聪慧不可能不明白。果然，听完这话，她俏脸发白，尴尬地笑了笑，随意聊了几句便捧着食盒退下了。

目送她渐行渐远的背影，我忽觉心里有种前所未有的快感是怎么回事……

我风华绝代、皎如明月的师父大人啊，岂是你们这些庸脂俗粉说追就能得到的？别看他平日里温柔如水，在处理感情问题时，他装疯卖傻很有一套的。

话说又回来了，虽然喜欢师父的姑娘很多，但我自幼与他一起生活，从未听说过他与谁家的姑娘亲近，以至于朝中那些闲来无事的人乱嚼舌根，竟说师父有龙阳之癖……委实荒谬得很！

“师父，沈太医很喜欢你嘛……”我绞着手帕，可怜巴巴地望着他，“难怪师父这么着急要把徒儿嫁出去……”

他拿起书，嗔道：“又胡说。”

“我没胡说。”

半晌之后，他道：“罢了，既然你不愿意，为师自然不会强迫你。若有朝一日你真嫁人了，相府难免冷清，只怕我也会不习惯的。”

我暗松了一口气，得了便宜还不忘卖个乖，“所以徒儿哪里也不去，这辈子都要陪着师父，不让师父有任何机会感觉到冷清。师父，徒儿会好好孝顺你的。”

师父无奈地笑道：“真是把你宠坏了。”

我笑嘻嘻道：“师父宠的，谁敢有异议？”

用过午饭后，我与师父一同散步回府。

午后春日慵懒。有风过处，花瓣款款飘落，漫天花雨，缤纷绝尘。

师徒二人并肩而行，谁也不说话。我低头看了看师父半隐在袖中的手，这双玉骨奇秀、指点江山的手，这双曾经任由我牵着的手，如今却也只能看着。

唉，多么希望我能永远不要长大，永远做他的小徒弟承欢膝下。

其实我并没有奢求太多，能求得一世相伴已是此生最大的满足。可我也知道，这只是奢求。师父不可能一辈子独身，我也不可能永远不嫁人，但我总想，或许那一天会来得迟些，或许永远也不会来。

“想什么这么出神？”

我抬头，师父正淡淡地望着我，清澈而深邃眼眸仿佛有洞悉一切的力量。我压下思绪，掩饰地笑道：“师父的生辰就要到了，徒儿在想送什么给师父。”

他笑道：“不用费神，陪为师好好吃一顿饭便足够了。”

他虽这么说，我却不好意思地垂下脑袋。

我是个不折不扣的手工废，每逢师父过寿，我总想着要亲手做一些小东西送给他，却每每未能如愿。

想我十二岁那年，耗时三天三夜扎了一只纸鸢送给师父，还未来得及飞上天便散架了。之后还做过毛笔、烧过鼻烟壶、编过流苏，轻者如毛笔掉了一纸毛，重者如鼻烟壶直接爆炸……真是惭愧至极。也不知这回的衣袍能穿不能穿。

我正悲痛地追忆往事顺带反省自身，忽听尖锐刺耳的马嘶声破空传来，下一刻，腰间蓦地一紧，眼前天旋地转，待反应过来时，已然被师父紧紧地搂住。

一股久违的清新气息扑鼻而来，如空山新雨，我靠在他的怀里，颇有几分醺然，不曾喝醉却胜似喝醉。

苍天啊，大地啊，就让我这么醉在师父的怀里，永远也不要醒来吧。

奈何好景不长，不多久，一声怒喝生生将我的神思拉了回来，“大胆刁民，竟敢冲撞王大人的马车，活腻了不成！”

定睛望去，只见一辆奢华雍容的马车停在前方，一名衣着不凡的年轻男子正怒气冲冲地瞪着我们，瞧模样分外眼熟。

“在帝都天子脚下，你敢驱车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横冲直撞，竟还责怪我们不长眼睛？”师父语气淡淡，举手投足间却给人以莫名的压迫感。

那男子待要发作，忽听车厢中传来一声呵斥：“清贺，不得无礼！”

一名锦袍玉带、鹤发长须的男子从马车上跳了下来，视线在我与师父之间来回扫了几圈，这才不紧不慢地拱手道：“原来是扶相和姜大人，下人有眼无珠，还望二位大人莫要见怪。”

这人不是旁人，正是当朝国师王旭尧。他乃是当今太后的父亲、皇上的外祖

父，也是外戚党的首脑人物，在他身旁的这位是大理寺丞王清贺。

王国师向来与师父政见不合，早已视我师徒二人眼中钉、肉中刺，却又拿我们无可奈何。我猜，他现在定然十分后悔方才没有直接将我们撞死。

师父将我放开，我不由得有些晃神，下意识地抚了抚方才他触碰过的地方，竟产生了一种类似于意犹未尽的感觉……

他掩口咳了咳，道：“王国师言重了。姜某已辞官归隐，如今只是一介草民，不敢妄称什么大人。”

王国师并未接话，假惺惺地笑道：“方才马儿受了惊，没有伤到二位吧？要不要请太医过来瞧瞧？”

我忙收敛了心神，道：“不用麻烦了，我们没事。王国师，若本相没记错的话，我朝律例明文规定，不得在人群聚集的街道上驱车飞驰，王国师身为当朝一品，更要以身作则才是。好在今日是冲撞了我们，我师父自不会与你计较。若是冲撞了平民百姓，改日被人参上一本可就不好了。”

那厢王国师被我一通抢白，老脸上一阵青一阵白，颇为尴尬。但老狐狸毕竟是老狐狸，眨眼间便恢复了笑容可掬的模样：“扶相好意，老夫心领了，下次一定注意。”

我心下痛快，面上却装作不甚在意道：“王国师，切记小心驱车，我们告辞了。”说完，扶着师父转身离去。

直到走远，师父才说：“嫣儿，你为何要逞口舌之快，故意激怒王国师？”

我撇了撇嘴，嘀咕道：“谁教他常与师父为难，害得师父心力交瘁伤了身体！再者说，徒儿并没说错，此事本就是他的不对。师父从未怕过他，徒儿自然也不会怕他。”

他微微一愣，放柔语气道：“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王旭尧此人心胸狭隘、睚眦必报，为师只是担心日后他会与你为难。”

我笑道：“师父放心啦，徒儿心里有数。”

第二日清晨，春雨淅沥，润物无声，清新的晨风携来些许凉意。

且说昨晚忙活了一整晚，好不容易才敲定衣袍的纹饰，心满意足地打算洗洗睡了。爬上床才想起还有奏折没看完，只得苦逼地爬起来挑灯夜读。谁知道还没看几本，天便蒙蒙亮了。

我穿好官袍拿起笏板，像往常一般揽镜自照，不料却被镜中人一张沧桑憔悴的脸生生骇了一跳。我转过身，垂头丧气地问贴身丫鬟书蓉道：“书蓉，我这鬼样子是不是很吓人？”

书蓉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道：“小姐，熬夜伤身又伤脸！”

伤脸……我无奈地叹息一声，顶着两坨黑眼圈出门去上朝。